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illegible]特別[illegible]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六十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勞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袪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瘡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最名貴之國貨

萬看不如一聞 聞眾不如一嘗 明月香烟名目雖多皆不敵金馬牌之名貴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如蒙賜顧 價廉物美 日夜招待 約期迅速
（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民國路新橋街原上里口
延澤醫院
一週紀念送打六零六
德國真正老獅牌六零六
梅毒瘋癱 四肢酸痛 餘毒未清 注射之後 均奏神效
每天十針爲限 每針只收六元

頸癧之根苗
一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而起或由傳染遺傳而得或由血虧體虛溼痰粘塞[illegible]生頸旁及腋下按之成核酸痛間有穿破流膿血至數年後始終不收口者皆因患者抵抗力致不能生肌故患者[illegible]本院[illegible]醫博士[illegible]著名[illegible]向德國定購專治頸癧注射新藥功效偉大補血解毒無論男女老幼均可注射輕症十五針重症二十針即能消散仍原每針價洋三元診費全免取出診照例貧病面議此佈
上海法租界寶昌路寶康里口治街博愛醫院啓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 一月畢業
報名處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六號

報名時間 日間十二時至一時半 夜間六時至十時
會費極廉 往教面議

十年癧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資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三八九五
分公司各省各埠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illegible]科學鏡片用最新式試驗光儀器驗目配光[illegible]確非[illegible]合光[illegible]補助[illegible]力足[illegible]氣象[illegible]平時[illegible]實非淺鮮[illegible]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二角 每打洋二元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奇異古玩
茲有奇異古磁漢瓦各一件係自陝西戰壕中掘得實爲希世之珍好古君子如欲一飽眼福者請至天津路與逢里五號與夏禹門君接洽可也

冬令宜服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蜃膠
[illegible]
（價目）[illegible]從郵局函購加一
（購法）無論何處請向當地郵局兌買匯票封入掛號函內寄至下列地址如無匯兌郵局亦可通用郵票多少保險寄
總發行所上海寶善街滿庭坊對面西貴興里荒字一百八十號 正威藥房

德醫 印仁髙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 一時至四時
電話 北一六七五

遠東眼鏡公司
開設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羅克
滿洋三元贈券壹元多則類推
各種眼鏡減價一月對折八扣

君欲游上海便宜安稳乎
大行臺社改價會
旅新良減機

日夜開課 求是學校續招男女生
本校創辦四年成績如何定有公論如民國十年份由本校校長陶雲生君保荐而得職業者凡三十三人本校校舍幽靜光線充足現尚寬敞當蒸蒸擴充教職員女九人男七人皆係富有教授經驗者本屆業已開課 女學部 商業英文夜學部 國民科 高等小學科 補習專修科 各班尚有餘額一百五十名有志者請從速來校報名肄業膳宿走讀聽便另備詳章冊函即來校取閱 校址上海法租界巨籟達路東首樂里雪生廣告 內

無敵牌牙粉廠新年贈品章程
自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所有從前贈品章程一律取消改照本章程辦理惟遠埠來郵係在一月一日前發信者當照舊章寄奉以昭信用至希 公鑒
一、凡直向上海總社按照定價購買本牌牙粉或化妝品滿洋二元者得取贈品值洋四角多者以此類推茲將品名定價列左以供選擇 （一）四美圖畫片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天虛我生題現在印刷中須陰曆新正出版）（二）梅邊倚影圖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天虛我生題已出版）（三）家庭日記每冊定價四角（係天虛我生編洋裝金字一厚冊年年適用現已出版）（四）甲種凸版日歷每組定價三角乙種平版日歷每組定價二角（五）壬戌年陰陽合歷每冊定價一角（現在裝訂中準於陰曆新正出版）
一、上列贈品均以零售爲限批發不在此例如值贈品告罄得由本社以他種價值相同之貨品代之
一、郵購貨品得用郵票十足代現凡在單純郵費處只須外加郵費一成如在二倍郵費處須加二成餘仿此但件須掛號外加掛號費五分
上海小西門新馬路家庭工業社啓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四角 每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眼痛眼赤眼皮腫爛眼弦眼瞼瘡等效驗無比患者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錄

鄂督禁止保護女軍爭議（丹翁）

婦人在軍中、有軍氣不揚之慨、誠知其不可矣、然軍人者、國所恃以保障者也、同是人也、男應保、女亦應保、同是女也、妻應保、妾亦應保、歐洲自十字軍興後、武人對於婦女、爭自貢獻、雖犧牲其生命而不恤、蓋深憫婦女之弱、以保衞爲其天職也、鄂督以兵士奔走於油壁車之前後、有失軍人之尊嚴、毅然出示禁之、尊軍人之人格誠是也、繹鄂督之意、上級軍官可以用衞士、軍官之妻若妾、卽不得享此權利、似失輕重之平、夫既長百夫、其勇必可敵百人、既長千夫、其勇必可敵千人、况貴於此者耶、以貴於此者、勇於此者、而猶需兵士爲之衞、是示弱也、若以上級軍官之無勇示人也、至於其妻若妾、設爲敵人刦之以去、如晉人之欲質齊侯之母蕭同叔子、又將如之何、去年土匪攻衆興、某軍官夫人、卽不免爲虜、且某大總統夫人亦有爲海盜所刦之傳聞、安得婦女人人身爲花木蘭秦良玉哉、惟軍士汗下氣喘、大背人道、誠如鄂督所言、不可不謀有以救濟、汽車、歐產也、歐洲貴女與司機者並坐、不以爲褻、况尊嚴如軍人、使之夾夫人、如夫人者而坐、各出其勃朗林對外、庶有備而無患乎、謹議、

當年　有序

康有爲泛游鏟壙、適梨園演戊戌故事、觀之感而賦詩、戲題其後一首、

當年台上戲中人。今日優遊戲外身。寂寞疑回翻舊譜。江湖一夢了前因。安排尺文稱時聖。竟比阿衡作亂臣。安漢雄圖餘粉墨。彌天歌舞首重伸。

編輯紀略

□二□（大雄）

□東西人士、有哀集親朋手蹟以爲樂者、名之曰、Autography、報紙卽本其意、廓而充之、凡記載名人事傳時、輒於肖像之外、印其筆蹟、以益社會之注意、日本萬朝報、且爲特設一欄、曰一日一人、搜羅社會人物之字蹟、日印一幀、歷十數稔、至今不絕、予師其意、故於發刊伊始、設三日一人欄、擬先徵集報界同人筆蹟、而漸及於其他、倫照琳瑯、足爲吾報生色、乃懸論一年之久、卒以徵求不易、而此欄遂廢、今忽忽又兩年矣、每念陳蹟、良用憮然、比擬重設此欄、藉增讀者之興趣、易其名曰、各有千秋、苟其人於社會中、占相當之位置、而其所作、又卓然可傳者、則無論其爲書爲畫、爲雕刻爲碑爲印、凡吾苑訪之所得、悉付是欄、以公同好、但不在每期必載之列、

□揷畫一欄、爲予所最重視者、初由沈泊塵君及丁悚君担任、擬每日刺取社會一二之怪現狀、繪一圖或二圖、而於小月旦欄中、綴以小詞、藉申諷刺之微意、亦差爲當世所許可、不幸數閱月後、泊塵君以肺病復發、不能執筆、旋且與吾報長別矣、自是厥後、丁君獨力支拄、疲苦資料不給、乃承X、Y、謝之光、汪小鶴、張光宇、楊清磬諸君、相助爲理、雖所撰稿、均極雋妙、而以非特約故、皆未能如沈丁二君、循編輯部之規定、源源而來、遂致圖畫漸少、今且幾等於零矣、是亦一缺點也、

□小月旦初僅小詞、解釋諷畫、文人墨客、固極喜其雋雅、而普通社會、則往往瞠目結舌、致憾於索解之無從、於是略改體裁、以明白曉暢之文字出之、務求適合社會之心理焉、

□予所最抱愧者、爲出版後之第二月、登載上海花界電話表一事、篇幅已小、有時竟占六分之一、惹人厭惡極矣、其時中華新報、及新申報、亦皆效尤登載、彼其命意、予不敢知、至予之所以取此無聊之調查者、則以上海洋德律風簿、屏花界電話號碼不錄、殊令人大惑不解、妓院執業雖賤、然在德律風行、則獨是一種之主顧、而獨使之向隅、有是理乎、乃一方則既以賤業、不敢報告、他方則又狃於習慣、不復詳加調查、遂使遊讌中人、茫然在五里霧中、甯得謂非憾事、予之戲爲發表、職是故耳、

一號字（濁流）

現在上海的各日報、因爲材料豐富、新聞擁擠、所以一號字二號字用得很少、像老申報電報是完全用一種新三號字、其餘各報的電報、也有用二號字的、只有時報、對於電報、非常注意、常常用一號字做題目、這電報上做題目、各報都沒有、但是時報往往開風氣之先、像以前的創用時評啊、多刊小說啊、後來各報都學他的樣啊、去年新屋落成、紀念册上、也常提及、恐怕這電報做題目、以後各報還要學他的樣啊、就像前天有個一號字的大題目、標着『南軍敗士戰』裏面說的粵軍大敗、孫文逃走的話、這是人家注意的事、自然要用一號字了、前天又有個一號字的大題目、標着『梁攻吳電』、裏面梁士詒罵吳佩孚的一個電報、這也該用一號字了、爲的各報所登的、都是吳佩孚罵梁士詒的電報、這一回梁士詒罵吳佩孚、怎麼不和財神吐吐氣呢、可惜孫文逃走這個新聞、後來知道是不確實的、但是別家報上、也有登載的、不過沒有用一號字罷了、有位老先生說、近來各報的字、越弄越小了、像袁世凱做皇帝那一年、各報上的洪憲元年、都用了六號字、眞正臨不子細、時報上登出一號字、不很醒目嗎、

漱六山房日記（一）

二月十一日、夏歷之元宵節也、晚赴獵霞畫舫、作虎邱之游、白舫搖波、閶橈剪水、須臾之間、已抵虎邱山下、舍舟遵陸、拾級而登、過眞娘墓畔、有亭翼然、建於塚上、繚以朱欄、羅日榛蕪不剪、舊有墓碣一事、屹立道側、碣書古眞娘墓四字、今則吳紳醵金以修葺之、且建一亭、而樹此墓碣於亭之中央、遊人摩挲古碣、感慨倚之、世異時移、美人黃土、蓋不勝其埋香瘞玉之嗟也、

過眞娘墓、折而右行、遂登冷香閣之巔、憑欄遠眺、四圍山色蒼然、潑黛浮青、心目爽朗、冷香閣者、亦爲吳紳所新建、曩歲日人會館、殺我第二師兵士於此、而釀爲國際交涉者也、樓中懸一聯云、

天教桃李作輿臺。尙有幾梅一枝亞。能遣荊棘化堂宇。莫負黃花九日期。

爲吾鄉莊思緘先生手筆、運用成語、瀏亮渾脫、而頗覘清高、佳搆也、閣之左楹、亦懸張仲仁先生一聯云、

高閣此登臨。試領略太湖帆影。古寺鐘聲。寂寞翻子還鄉。觸手新仙蹟異。大吳仍巨麗。最惆悵別爲心。感時花淚。安得生公說法。點頭頑石亦慈悲。

清雅凄婉、愴然有河山破碎之悲、嗟乎、執販夫翳卒而語之曰、汝頑石也、無不色然而怒、今之軍閥、蓋頑石之不如也、仲仁先生殆有慨乎其言之矣、

交颶（漏舟人投稿）

去年上海、有了什麼撈什子的交易所、也不知害了許多人、但是那被害的人大半是外行、上了圈套、被害的程度、至多不過十萬八萬、少者數百而已、已經怨聲載道、哄動一時、不想今年二月、輪到一家極大的交易所、市塲上這一陣颶風、眞是駭人聽聞呢、出入的數目、遠到千萬以外、被害人的損失、每人多至一二百萬、並且被害的人、就是內幕中人、並非外行、你想奇是不奇、怕是不怕、這給大家聽聽、

一塲大颶風、倘在社會上商界中走動的人、沒一個不知道、我也不必細表、單提出一兩件颶風中的趣聞來、南潯某富豪、此次亦爲颶風中之重要人物、個人損失、約一百萬外、颶風大作時的第二天晚上、某富豪在一家新式旅館的樓上、磋議這件事的時候、某富豪束手無策、痛哭流涕、有人說、富豪之淚、頗不容易、若非一二百萬的價值、也不能感動出來、合算起來、他那幾點淚珠、恐怕比眞正精圓珍珠、還要貴呢、

革命時代、殷出風頭之吳興某文豪、此次亦是颶風中中堅人物、某文豪損失的數目、也在百萬左右、有人疑心、某文豪也是個寒士、未必有這大的魄力、據說這筆錢、是西南某鉅公的、某文豪不過是某鉅公的一部分經濟代表罷、照這樣一說、某鉅公平白的這樣創鉅痛深、恐怕還要影響到北伐問題上去呢、交颶要化爲政颶了、

滬上笑史（林屋）

有賀新婚者、夜深始去、新婦送至門外、親爲呼車、問價若干、車夫曰、二角、新婦嗤曰、異吾常於此夜歸、車價僅五六十錢、今乘吾新喜、倍之足矣、乃欲加數倍耶、

又有賀婚者、至新婦室、新婦鳳冠霞帔、目帶眼鏡、口含香煙、見客起立、於懷中出香烟饗客、客敬謹未接、新婦怒擲烟於地、大呼觸霉頭不置云、

有與未婚妻同宅居者、數年未嘗及亂、其未合婚者、女母陰持之也、一日女父謂婿曰、豎子不足與謀、若早與吾女亂者、當早合巹、阿婆無所施其技矣、

某女伶美姿首、多愁善病、有石頭記林黛玉之目、某老人深嗜其劇、同業某伶、謔之曰、某伶不愧黛玉、某老可謂寶玉爺爺矣、

名妓林黛玉年近六十、猶操妓業、日前忽病中風、有少年某調謔甚至、泣告林曰、卿若不起、吾必以身殉、此與前則所記、恰適相反矣、

各有千秋

□本報主筆　張丹斧氏刻

徵求戲劇會議的同志（馬二先生）

我想討論中國戲劇、決不是只做幾篇文章、登在報紙上、便可奏效的、也不是只邀着幾位『捧角家』胡謅幾首歪詩、做幾篇『頌替體』的『劇評』、便可覺其有何進步的、所以主張開一個『戲劇會議』、文藝家、藝術家、不拘什麼資格、祇要有同一志願的、倘是贊成我這個主張、請投函本報、俟人數多時、便可共同商量辦法、馬二先生、十一、三、四、

□附白（一）我決不是想做什麼文章、所以儘管不識字的朋友、祇要願意討論、祇管來加入、（二）戲劇二字的範圍、是新舊都包含在裏面、不限於新劇舊劇、任何一種、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英國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愛克司光錄（第二集）（翻秋）□六四

第三回　鬧醋勁平地起風波　發酒瘋當筵矜月旦

世界上那個情字、原來是沒有憑準的、自正人君子得之、則爲忠孝、爲節義、自小人鄙夫得之、則爲奸淫、爲嫉妬、然既到了奸淫嫉妬、這也算不得是個情字了、女孩兒家味於閱歷、往往將這千金身軀、平白地付託給這個人、其實在這個人看起來、也不過一時把來消遣消遣、及至太壞不完、墮悔已破、他早擱置諸腦後、重行打他別的主意、爲一班女孩兒設身處地想想、這可冤不冤呢、（頗持此語大聲疾呼、告之一班可敬愛的姊妹）在下何以嘵這樣舌頭、也因爲我書中敍的那個賀蘭、他算是個甚麼人物、偏生也要跑出來做這情中的蟊賊、還他從軍營裏刦奪來的幾個臭錢、把來做追歡取樂的導線、我替他可憐的、便是哀翠蘋、我替他好笑的、又是費金壽、然而論他的這顆心、却還不什死轉又低徊繫繞、一直牽到那個梅小姐笑春身上、自從那一夜別了翠蘋之後、兀自悶懨懨的跑進城、來做那個體操教師、好在人家請的館、也沒有甚麼暑假、他便昏頭昏腦、除得陪着彩官在園子裏、一二三四的亂喊亂叫、其餘只有茶來伸手、飯來張口、養得他和牡猪似的、又黑又胖、他在這城裏、除得那個醫生朱成謙以外、却又結識了好幾個朋友、若論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的道理、可想和他在一處的、無非是那些三瓦兩舍的子弟、鬥雞走狗的少年、這一天却好閒着沒事、吃一個朋友叫做俞子琴的、約他到北門城外綠楊村茶社裏去坐地、其時剛是夏末秋初、殘暑未消、金風荐爽、夾河沿的紅蓼花、顫顫巍巍映在碧波中、甚是鮮妍可愛、而且往來不絕的畫舫、趁着那斜陽、欲落不落的當兒、便槳散挑、一帆低亞、遠遠望了去、眞個叫人賞心悅目、賀蘭和那俞子琴、剛剛走入茶社、却好劈頭撞着那個朱成謙、也和幾個人坐在裏邊啜茗、他見了賀蘭、便笑嬉嬉的迎得上來、隨意寒暄了幾句、於是就這寒暄裏、趁勢遂沿着他們桌子坐下、這種神情兒、全是靈白食的朋友手段、

馬連良果勝叫天乎（林屋）

京伶馬連良、爲富連成科班弟子、與小翠花同學、余愛翠花劇、見馬伶配演最多、連良嗓音沈滯、頗有做派、雖火氣過重、觀者以其幼也原之、謂他日如不輟者、可造至賈洪林地步、滿科後、往福建演唱者年餘、倒嗆返京、仍隸富連成、與翠花配戲、月得包銀十千、余復數數見之、南來三載、時見京報、評劇家偶論及之、或毀或譽、非有赫赫名也、度其技、卽有進步、不過中駟之材、今來滬隸亦舞台、聞包銀月五百元、亦不過中材之價、而舞台大登廣告、譽其藝過叫天、余深爲怪詫、以爲小隱先生、最重叫天、見此荒誕布告、必著論痛詆、不意小隱論出、大贊連良、謂在余叔岩上、夫叔岩爲叫天入室弟子、不但觀劇者謂然、叫天在時、亦謂他日惟叔岩能承其業、不識尊譚者、何以抑其高弟、大譽連良若是、余因有三日刮目之訓、不敢冒昧、急買座往觀、見連良唱工做派、與福建初歸、月得包銀十千時無異、舞台廣告不足責、小隱爲評劇大家、今亦作是言、豈謂滬上無劇學知識、故謬其詞以爲戲耶、余甚望評劇諸君、試觀其劇、持平而論之、以釋余惑焉、

胡越瀟湘詩（林屋錄寄）

余友胡越君、少年濟才、風格俊整、其評歌、汪碧雲外、未嘗著論、余昨題瀟湘雲小影詩、獨承見和、余詩何足言、亦瀟湘艷影、有以動之耳、詩曰、

素豔明姿妬窅娘。阿儂名字本瀟湘。霓裳舞能人初散。荳蔻吟成句亦香。莫向人間彈古調。肯從夢裏觀新妝。兒家生小嬌痴慣。翠袖輕衫怯晚涼。

都門客思錄（十二）（馬二先生）

北人耐苦、此實天時地理有以致之然、卽以人力車夫論、北京拉車者、較上海之車夫爲能耐苦、余在京時、所辦之通信社、地址在西城四牌樓北、南魏兒胡同、距前門外各地、約十餘華里、而車夫往返、每次佛須二十五分鐘、雖乘汽車、每次亦須十數分鐘也、北京住宅中所用人力車夫、有一種習慣、其拉車時、必拚命狂奔、除汽車外、凡遇其他諸事、必超越而前、始自以爲盡職、一似苟落人後者、必須引以爲恥者也、此種性質、殊似從前清官廷家抬轎轎夫遺傳而來者、余每探出外、必諄諄囑其勿太快、以街中車輛既多、又不按秩序行走、狂馳飛越、殊太危險、微特坐車者危險而已、卽拉車者、一經肇事、亦必先受重傷、乃余之車夫受余之囑、時現戚戚、似不以爲然、行未數武、輒復飛馳、察其意、似以是爲自得、加以抑制、反以爲苦、眞可怪也、此實北人強悍特性之表現也、

高翠玉大婚記（渡清）

□花橋裏一個胖新娘

高翠玉久著聲於海上曲巷、其人坦率少城府、脾然有儒者氣、善飲、工擲戲、較滬伎之酒量、無有超高者、以身日肥碩、微損其艶、年事亦近三十矣、而高湯心源君、與高有舊、高爲湯君於危難、湯亦彌感之、會什麼脫湯偶、乃決娶高爲繼室、前日（二月初五日）爲湯高結婚嘉辰、假座振華旅館爲禮堂、邑紳李平書君爲證婚人、且爲極長之演說、述兩新人之歷史甚詳、婚禮略平新舊、新娘之來、則乘舊式之綵輿、儀從稍是、觀禮者甚衆、北里姊妹、尤嘖嘖交羨、蓋嫁人者亦多矣、一嫁而爲法律上正式之夫人、則僅見、以綵輿親迎、尤不數數觀也、如高者可謂躊躇滿志、姻緣美滿矣、客有諳高軼事者、謂某名流什眷高、爲手製請客帖、帖上題『翠袖殷勤捧玉鍾』七字、高得之甚喜、或曰、此艷福今後當讓諸湯先生矣、

捕蟲緣（二馬）

（六）父女聚首

話說那奧康浦市上的瘋漢惠而生、成日裏在街中閒逛、遇着賣食物的、依然是掏出身上所藏的小顆鑽石、前去交易、每每的到了日晚時、便走到一所大旅館門首跳望、他腦筋中彷彿印有一種映像、便是他當年與他的愛妻露蘭結婚的所在、他心中忽醒忽昧、若記若忘、迷迷糊糊、呆看一響、也就罷了、依然獨自歸宿在一間又破又汚穢的小屋中、

這一天、他又去到那旅館門前瞻望、祇見第二層樓開處、有一個少年女子、正向下看、見了他、也自十分注意、忽地裏跑下樓來、他見那女子追了出來、一時甚覺恐懼、返身便走、那女子也追了來、眼睜睜看他到了那又破又汚穢的小屋中去了、她張望了一時、忽見那屋傍走出一個農人出來、她連忙向農人問道、『那惠而生麼？』農人說、『他的名字、我却不知、祇知他身上藏有許多鑽石、』說罷、自去、她聽了、心中躊躇、不敢冒昧、祇立在破屋旁、由窗口內窺、惠而生此時、腦筋中忽有所觸、看見他的亡妻露蘭立在窗口、向他直視、他不覺立時大喜、站起身來、迎將上去、仔細一看、却又不甚像、不覺又呆立住了、那立在窗口的女郎、看見他欲進又止的神情、也猜他心中是半明半昧的光景了、便喊道、『惠而生！惠而生！你不認識你的女兒嗎？』這一喊之後、那瘋人惠而生果然似乎又有些覺悟的樣子、那女郎看了、知道他確是惠而生了、便撲的進了小屋、向前攙住瘋人的頸項、哭道、『父親！你忘了你還有一個可憐的女兒嗎？』那惠而生、也不語也不應、祇是呆呆的若有所思、得羅使奈引他、一同到了旅館中、且先替他把汚穢破衣換了、又用水替他洗臉、用梳篦替他梳髮、慢慢的服侍他、那瘋人見她的形狀、彷彿是露蘭、又因那旅館便是當年與露蘭結婚的所在、不覺心中漸漸的轉入明白、又經得羅這樣十分貼意來服侍、自然天性感動、把瘋病已失去大半、從此瘋漢祇在旅館、不入市上胡鬧了、且請讀者記牢了、

一年有半（第二編）（天笑戲述）□一□

上編說到何伯濤要與他夫人同往蘇州拜壽、但是他那夫人、道經上海、還要盤桓幾天、何伯濤少不得要陪伴他夫人、幾日、那天下午七點鐘的時候、他便往北火車站、迎接他夫人、誰知靜安寺路王宅老太太、一個老管家喚做趙貴的在那裏迎接、趙貴見了伯濤、便來招呼、說老太太吩咐放了汽車、來接姑奶奶、又吩咐要是姑爺在車站上、說請姑爺同姑奶奶一同坐了汽車、到我們那邊去用夜飯、伯濤想了一想道、也好、難爲你們老太太、想得周到、趙貴道、我們老太太雖然六十以外的人、理家事、非常精細、而且自己也能尋快活、眞是個會享福的老太太、伯濤點點頭道不差、又問二老爺京中常有信來嗎、趙貴道、每月總有一兩封信、說到那裏、又祇低的道、二老爺在北京討了一位姨太太、姑爺知道沒有、伯濤道、我沒有知道、是幾時討的、趙貴道、還是前年春天討的、不但討了姨太太、而且姨太太還生了一位小少爺咧、這事全家都知道、只瞞了老太太和二太太兩人、有人說連老太太也知道、他只裝做不知道罷了、『就是二太太、也有些疑心、伯濤道、既是生了小少爺、何不索性說穿了、二老爺也近五十歲的人了、在北方做官也很辛苦、身邊不能不有個人伏侍、省得大家隱瞞、趙貴道、可不是嗎、我們當下人的是不好說什麼、可去、說二太太太凶、恐怕不能招架、因此嫁二老爺的時候、就說要住在外面、不肯進宅、聽說那位姨太太、討的時候、纔只十八歲、今年纔不過二十一歲、而孔很標緻、二老爺歡喜得含在嘴裏怕烊、伯濤道、他們住在北京、你怎麼知道呢、趙貴道、姑爺你沒知道、去年二老爺回來的時候、那位姨太太是跟到上海來的、家裏人除了老太太二太太不知道、其餘都是知道的、那位姨太太臨走的時候、還賞了我們家人二十塊錢咧、

□介紹星期　星期第一號出版矣、自與篇篇文字、皆以老新輪事爲之、自與尋常不同、况主任者乃本社包天笑先生耶、說[illegible]以在稿[illegible]也、承惠二册、讀之不覺其忽盡、爰爲介紹、幷誌謝、大雄丹斧同白、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錄